沁入年轮的米香油韵

曹村清泉溪『八碓七车』：

■虞秋生

风景秀丽的圣井山，草木繁茂，四周分布着多条溪流，其东北角有一条溪，名唤清泉溪，发源于山门坑，流经曹村镇曹南、曹西和曹东三个村庄，在蛇山河潭处汇入曹村港（曹村河），注入飞云江。

清泉溪全长约500米，水位落差23米。许多瑞安人熟知湖岭利用溪流水位落差修建水碓用于造纸，却不知，曹村人沿着清泉溪建了八座水碓房、七座油车坊（当地人称“八碓七车”），用于碾米、榨油，存续时间至少200年。50年前，这里还曾是瑞安飞云江南岸和平阳县万全、宜山、腾蛟等地米油加工基地。它们犹如遗落乡野的明珠，隐没于岁月长河，近日笔者前往探寻，触摸斑驳石碓间凝固的匠魂与旧时农耕文明的余温。

吱呀声声出山岙 四面八方碾米来

史料记载，我国的水碓最早出现在西汉，主要用于造纸。清初，水碓碾米得到普及。据曹村镇当地村民介绍，清泉溪八座水碓建于何时已无法查证，祖上口口相传，历时至少200年。

按清泉溪水流方向，当地人对水碓作了编号。山门坑下方是1号和2号，往下的寺前、塔桥、桑园头、夏楼、溪尾和春雷亭为3至8号。据笔者了解，在这么短的距离内，建这么多碓房，在温州域内少见。

八座碓房形制大同小异，建筑面积80平方米左右，碓房内设施都包括“四大件”：大水碓轮、捣杵捣臼、一个砂砻和一部风车。

水碓碾米，也叫古法碾米，它是农耕时代的产物，程序相对较为复杂。农户把谷子送到碓房，先在砂砻中砻一下。砂砻的样子像家中的磨盘，但比它大些、高些。磨盘上有一个进斗，谷子放入斗中，用手柄推动砻转动，如磨粉一样，出来的就是谷壳（砻糠）和糙米；砻好的谷子移到风车上扇去砻糠，箩筐里留下的是糙米和少量漏磨的谷子；把箩筐中的糙米和谷子倒入捣臼中，放下水碓杵，放水，水轮转动击拍碓杵，一上一下地将臼中的米捣去外皮；接着用筛子过一下，分离出米与谷，米拿走，谷子重入碓臼继续杵，直到全部变成大米。

一座水碓房一次可捣谷子50公斤，用时约25分钟，全负荷工作一天，能碾谷子1000多公斤，若昼夜不歇，可处理谷子2000多公斤。水碓房是做加工服务的，一般是捣50公斤谷子向客户收1公斤大米作为加工费。

天井垟一带，每年小暑与霜降节气，是早晚稻收割季，也是碾米高峰期，这一片近3万亩农田收割的稻谷，大约有50%要在这里碾成大米。这个时候，马曹（马屿至曹村）石板路上，江曹（江溪至曹村）大道上，但见乡民担谷背米，来回穿梭，或兄弟同行，或父子一路，扁担的咯吱声和着路人的嘻笑声，回荡在两条大路上。碓房中，村民看着白花花的大米从风车下方格子中倾泄到箩筐中，闻着大米散发出来的淡淡清香，丰收的喜悦绽放在脸上。

碓旁再添油车坊 浓郁油香飘山乡

村民说，应该是在建水碓房的同时，清泉溪旁又添了七座油车坊。曹村、马屿一带的口语，这里的“车”读qi，同“欺”音。

这七座油车坊呈不规则状态分散在水碓周围。不过，油车坊不靠水力推动，而是依仗人工与杠杆的作用。

1号油车坊在油车山，2号在青草池塘边的寺前山，3号在白马殿，4号在旗杆路绡笼田的前垟，5号在法政屋的公垟，6号在信用社后面的祝宅，7号在方平屋北的北阁。每个油车坊约占地100平方米，坊内有风车、锅灶、炊灶、磨（或碾碎机）、扣圈扣衣（稻草简单编织，用来外包粉饼）、油桶和大型木榨机等器具。

油车坊既可榨菜籽油，亦可榨桐油。油菜籽成熟时节榨菜籽油，其他时间榨桐油。每个油坊都有2套榨油器具，平均每天时间可出油300公斤左右，昼夜不停工作，可榨菜籽1000公斤。榨桐油，一天能消耗桐籽900公斤。

古法榨油，不同于现代机器榨油，它有很多讲究，没有一年以上的从业经历，是榨不好菜籽油的。

首先要净籽。轻摇风车，扇去“庇籽”（无果实的籽）；其次是炒籽。在锅灶上用旺火炒菜籽，以熟黄香脆为宜，太生了，油的香味出不来，炒过头了，又会有糊味；再次是碾粉。用手推磨（有的油车坊用牛推磨），将炒好的菜籽磨成粉；第四炊粉踏扣。将粉放蒸笼里蒸炊，然后倒在铺好扣衣的扣圈里，用脚由外向里踩，最后包上扣衣成饼状；第五将粉饼趁热搬入榨油机的圆筒中，加上砧板块，放下榨杠，打好油砧，放好油桶，两边放上三块千斤石墩，开始压榨。滴嗒滴嗒，金黄色的菜籽油随之流淌出来。

榨桐油，则有所区别。第一步是筛选原料。曹村油车坊用的桐籽，来源于文成和瑞安高楼，因采摘时间和天气情况不同，桐籽质量参差不齐，因此，要对这些桐籽先作挑选，剔除不良颗粒与杂质，清洗晒干；第二步脱壳处理。将晒干后的桐籽，通过人工敲打破裂去壳，留下桐籽肉；第三步研磨成粉。通过人或牛推动石磨，把桐籽肉碾成粉，研磨越细，油分越易渗出；第四步蒸制油粑。将桐籽粉放入木制大甑子蒸熟，倒出用稻草（油衣）包裹，用脚踩实成粑（油饼直径约30—40厘米，厚约15厘米）；第五步物理压榨。油粑装入榨油车（圆柱式叠放），利用杠杆原理，两边加千斤石墩挤压，油液从油粑中渗出流入容器，取得桐油；第六步二次榨油。一次榨油后，再将油粑趁热碾碎成粉，晒干或炒干，进行二次榨油，直到彻底榨尽为止。

桐油与菜油换榨的办法比较简单。前一槽刚榨了桐油，下一槽要换榨菜油，可用滚烫的热水淋油榨机上那两爿半圆柱桶子，冲洗干净后，再上菜籽扣，装料，吊墩，出油。

榨过油后的油饼，是上好的有机肥料，施到山地里或农田中，可改善土壤结构，尤其对番薯和稻子生长好处多多。油坊主人一般会留些自用，其余卖给他人。

当年，曹村有不少人借助这七座油车坊的便利，充当“卖油客”“油贩子”。他们常年奔走于瑞安和平阳两地，以贩油、送油为业。出油菜籽的时候，他们把菜油挑到万全、宜山、腾蛟等地，以油换菜籽，换来的菜籽再在油车坊榨油，接着再去换菜籽，如此反复，来来回回攒取辛苦钱，贴补家用。

根据《曹村镇志》（待出版）记载及当地当年业内人士回忆：1958年，油菜籽价格每斤0.43元，猪肉0.43元，菜油0.49元；1965年，每斤油菜籽0.64元，猪肉0.64元，菜油0.71元；1976年，每斤油菜籽0.28元，猪肉1.70元，菜油0.39元……从油菜籽与菜油的差价中可以看出，曹村“卖油客”利润很薄，仅能挣些小钱。

过了菜籽榨油季，他们接着做桐油的生意。送油地点主要在瑞安城关、莘塍和塘下。开始送货时肩挑手提，后来，曹村轮船开通，则乘船来回送货。倒腾桐油，就是在油坊低价购进，再加价卖给桐油经营户，赚个中间差价。当年桐籽、桐油的价格，笔者咨询多位业内人士，由于时间有点久远，已经无法得知了。

清泉溪边这七座油车坊，在给坊主及“卖油客”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同时，也给当地群众以香气熏陶。村民回忆，有风的时候，清泉溪一带方圆3公里内都能闻到空气中淡淡的、类似芝麻的香气；无风的日子，香气也笼罩着沿溪的村庄。

清泉溪水奔流不息，山乡已换新颜。时光虽抹去了"八碓七车"的劳作场景，却将木杵夯实的稻谷清香、油槌撞击的岁月回响，刻进山溪的年轮，在潺潺水声中永续流转。

扫一扫，看更多

遗存的捣臼

水碓碾米图

一代国学大师钱基博与瑞安学人的渊源

■林良爽

“婚姻是一座围城，城外的人想进去，城里的人想出来……”说起钱钟书，许多人可能都读过他的《围城》，但对于他的父亲钱基博，却知之甚少，更不知道的是，这位江苏无锡籍的国学大师，虽未亲履瓯越之地，却与许多瑞安学人结下深厚学缘，在经学考据、诗文酬唱等方面，谱写出跨地域的学术传奇。

钱基博推崇孙诒让学术

钱基博（1887—1957），字子泉，晚号老泉，别号潜庐，中国近现代学者、文学史家、古文学家、教育家。钱基博出身于书香门第。祖父钱维桢是前清贡生，父亲钱福炯秀才出身，钱家有“家世儒者”之称。他四岁起始由其母授识文字，五岁从长兄受书，九岁，《四书》《易经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等皆能背诵。十岁时，伯父教其为策论，课以熟读《史记》、诸氏唐宋八大家文选。十三岁读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、毕沅《续资治通鉴》，先后将两部巨著圈点7遍，又精研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等。十六岁就撰写四万余字的《中国舆地大势论》，刊登在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，又在《国粹学报》上发表长篇论著《说文》。钱基博一生国学著作等身，据统计，其生前出版学术专著29部，杂著14部，编撰各类教材11部，加上稿本、油印本等未公开发行的著作，共计63部，主要有《经学通志》《版本通义》《文字源流》《〈周易〉解题及其读法》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等。

钱基博的国学研究范围广泛，涵盖了经学、文学、史学、目录学、地理学等多个领域，而孙诒让（1848—1908）作为清末朴学大师，国学研究范围亦非常广泛，涉及经学、诸子学、文字学、校勘学、目录学、地方文献整理等，其中以经学、甲骨文研究最为闻名。钱基博虽未与孙诒让有直接交往（孙逝世时钱基博仅21岁），但作为深耕国学研究者，钱基博对孙诒让的著作多有涉猎，并对他推崇备至。

钱基博在《经学通志》等著作中多次提及孙诒让的《周礼正义》《墨子间诂》，肯定其对传统学术的整理与创新。提及殷虚文字研究时，他在《经学通志》里有这样一段表述：“此殷虚文字之影印也，其最先考释者，瑞安孙诒让仲容即《铁云藏龟》考其文字，于光绪甲辰成《契文举例》二卷。虽创获无多，而殷虚文字之考释，实自此始。其后罗振玉之《殷商贞卜文字考》《殷虚书契考释》《殷虚书契待问编》，海宁王国维静庵之《戩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》，先后成书。”

钱基博对墨学也深有研究。1926年，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发表的《墨辩学考略》里，对孙诒让的墨学研究给予很高评价：“瑞安孙诒让集众家说墨，下以己意，成《墨子间诂》十五卷，最称精博！”“长沙章士钊、绩溪胡适，亦以欧土逻辑治墨辩，有所潜发。士钊有《名学他辩》《名墨訾应考》之篇。适有《墨经新话》之作。而新会梁启超年二十三，得《墨子间诂》，读而好之，特以诒让之言，于《经》《经说》多所校释，劄记卷端，积二十年，比而次之，得数万言，命曰《墨经校释》。自孙诒让以来，则迳题墨辩为《墨经》矣，甚非‘疑以传疑’之义也！梁氏校释于毕沅、张惠言、孙诒让之说，持异同者盖过半，自许甚厚。”“而从来治墨学者未或道及！即明锐缜密如孙诒让，曾说：‘据庄子所言，则似战国时墨家别传之学，不尽墨子之本旨者’”。钱基博在著作《国学文选类纂》（丙集 子学之部）里就收录了孙诒让的《墨子间诂序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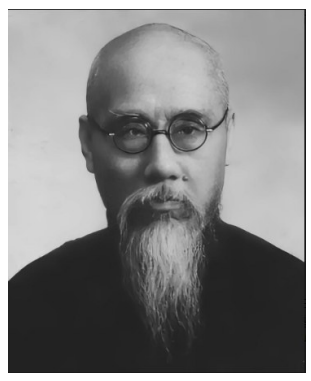
1933年，钱基博在《后东塾读书杂志》中直接批评了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对孙诒让的学术谱系的误断：“不知孙诒让之父衣言，初衍永嘉经制之学；而诒让志在穷经，乃授以《周官经》。诒让正义《周官》，间话《墨子》，虽用汉学疏证之法，而意趣所寄，乃在经世。读《周礼正义》《墨子间诂》两序，可证。其学实渊源家学，而远承朱学之永嘉经制一脉，与章学诚、邵普涵为同门异户；而梁氏遂以考证家自之，亦不免皮相之见也。”

钱基博为林大闾父母作寿序

林大闾（1884—不详），字剑秋，瑞安城关人（现玉海街道），瑞安名流黄绍箕外甥。1903年，林大闾留学日本。1909年，毕业回国参加留学生归国考试，廷试考取甲等第一名得进士，点授翰林编修，后官至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。其父林若川（1857—1928），名向藜，号寄鹤巢主人，瑞安城关人，诸生。晚清名臣、“翰林四谏”黄体芳的三女婿。曾任湖北宜昌榷政。留有《寄鹤巢日记》廿四册。

1926年，林大闾父母七十寿，请钱基博作序。钱基博写《瑞安林若川大公暨德配黄太夫人七旬双庆寿序》：“今岁丙寅九月十六日，为大公若川先生七旬，揽揆之辰，其母夫人黄齐年比懿，实以是岁四月某日设帨。而剑秋则叙次志行，诏我以书曰：‘顾得子之文以为寿’博不敢以固辞。”

当时，林大闾任民国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，章士钊（1881—1973）任民国北洋政府教育总长，两人是同僚好友，而钱基博在清华园任教（1925年秋至1926年暑期），他与章士钊之间有着深厚的交情，两人在学术和文学领域相互影响、相互推崇。钱基博、林大闾在章士钊创办的《甲寅周刊》上都有刊发文章。故此，钱基博与林大闾也有交往。从寿序的行文、语气来判断，两人关系也非同一般，林大闾请钱基博为父母七十岁寿辰作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
钱基博

寿序1500字左右，除了对林大闾父母的赞美，钱基博对林大闾的着墨也比较多。对林大闾的著作《政本昌言》，钱基博给予很高评价：“自统以至于今，二千七百年，赏吾世有瑞安林剑秋先生，遭时革变，民治造邦，常愍生民之厄会，慨论家之法执，发愤太息，以为徒法不能以自行，必基之于树人。一人不能以独善，故推之于淑俗，著论曰《政本昌言》，凡一万四千九百言。自赞以为论家之甲也，诵识者亦许其指切时要，足继于统。”“统”指的是东汉时期的仲长统。仲长统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。仲长统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时代，目睹了东汉末年的种种社会问题，著有《昌言》一书，对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论，其思想见解颇为深刻且具有一定影响力。“夫以剑秋之通涉书记，昌言拔时，仅无惭继懿于统而纵意于清旷，娱亲以山水，则固统所见之吟咏，欲而未得者，而太公太母乐志归耕，自适清旷而无待于剑秋之欲。其高人雅致，仅有什伯于统之亲者，然则怡神抱朴，自全其天，千秋万岁，皆太公太母力之所能自致，而奚俟于博之雍容诵说。”钱基博认为《政本昌言》，“足继于统”。

姚琮以《味笋斋诗钞》请教钱基博

钱基博与姚琮也有交往。

姚琮（1889—1977），字味辛，瑞安马屿镇人，近代军事家、文化名人。早年就读于江上村养正学校，师从虞廷恺、孙诒让等乡贤，奠定深厚国学根基。1907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，后长期从事军事工作。他虽戎马半生，却始终致力于传统文化传承，精研诗文书法，作品融合两汉风骨，与文化名家康有为、章太炎、冒广生、马一浮、马衡、张大千、乔大壮等多有交游。

姚琮与钱基博交往始于何时，现无史料佐证，但有几点可以说明他们交往的情况。马一浮与姚琮是好友。马一浮曾为姚琮的《味笋斋诗钞》题签、题词，写有多首酬和诗。1938年1月，浙江大学西迁江西泰和时，马一浮应竺可桢校长邀请来浙大讲学。当时，钱基博也在浙江大学国文系任教。同为国学研究者、教育者，钱基博与马一浮有了交集。1939年1月，马一浮受邀去四川乐山办学，与时在重庆任职的姚琮有了交往，并成了好友。姚琮仰慕国学大师，可能通过马一浮结交了钱基博。

还有一点，钱基博是一位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，虽然一直从事教育、国学研究，但思想不迂腐，平时也广泛涉猎中外军事著作。当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，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，钱基博心系国家前途命运，在浙大任教时，与同事翻译《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》一书；1939年8月，钱基博在国立师范学校（蓝田）任教时，为抗日将士讲解《孙子兵法》，并撰写《孙子章句训义》等军事论著。或许，就是在那时他与姚琮有了结交。姚琮以《味笋斋诗钞》请教钱基博，说明两人有交往，且关系也应该不错。

钱基博收到书稿，写了一首诗，表达了对姚琮诗钞的认可，认为其“文章可成良史，诗钞承贻绝世雄”，而“故乡匝地腥膻污，何日周麾扫一空”，既是钱基博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，又是对姚琮的激励，寄托着知识分子对收复河山的深切期望。

钱基博与瑞安学人的交往、超越地域的学术对话，见证了民国学人以文会友的传统，也助推了瑞安学术精神的对外辐射。

地址：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18号 邮编：325299 电话：（0577）总编办：65816333 发行部：65836178 广告部：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：258元 印刷：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